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·第一集·
王保民主编

太阳的童话

刘国芳著



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太阳的童话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太阳的童话

刘国芳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)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3.875 字数:70千

印数:20,401 30,400册

1991年4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3次印刷

责任编辑:杨巩显 封面设计:张文昕
总策划:冯艺 技术设计:黄健鸣

ISBN 7-5363-1166-4/I·247

全套定价:40.00元(共10册)

点亮这些星星

(代序)

冯骥才

近来，我应约为两本小小说选本写序。一本是大陆出版，另一本是香港出版，因之得以纵观当今小小说之全貌。突出的感受是佳作虽多，名家颇少。不像中短篇小说，名家大家，密如仲夏夜天上的繁星。作家皆因作品而得名，但有些写出佳作力作的小小说作家，因何“隐姓埋名”，未得应得的注目？是由于小小说作家都是散兵游勇，作品也是偶有所获，尚没有专事小小说的作家？

看过王保民同志送来即将出版的《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》书稿，方知文坛已拥有一批有志于小小说的作家，有的已写出了一二百篇，更有佳作连篇者。由此，不能不认定，小小说作家的冷落，乃是一种对小小说的轻视和偏见

使然。

十年来的文学热，与十年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。人们写关心与切身相关的现实，自然向文学寻求思想去洞悉纷纭变幻的生活。文学的魅力，也是由生活的魅力转换来的。社会改革的深广发达，馈赠给文学愈来愈多的信息，引发作家大脑思维转速也愈来愈快，愈紧张。一时来不及艺术的升华和提炼，只是把生活原料稍稍做些加工处理就硬装到作品中去。文学像塞得满满的大袋子，以致无法承受这样繁复的社会内涵和思考内容。因故，从十年文学体裁的变化上看，便是从短篇到中篇，再到大信息量的全景式报告文学成为热门，自然也就小看了以精短见长的轻型的小小说了。

然而，小小说并非一孔之见，零敲碎打，茶余饭后，填空补白，灵机一动而偶然为之，不是因其精短，它就是靠着作家对生活尖锐的发现，灵巧的捕捉，独特而富于创造性的表达；靠着四两拨千斤，一言九鼎，咫尺万里的艺术功力；靠着篇幅之内的高度浓缩和篇幅之外无尽无休的伸延；靠着减法而不是加法，乘法而不是除法。轻浅和单薄。只是劣等小小说的弊病，丰厚和隽永才是优秀小小说的特征，也是小小说的艺术追求。任何艺术样式与任何生命一样，都是一个无穷的秘密，既可以无穷地创造，也可无穷地探求。长篇小说大师曹雪芹和小小说大师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缺一不可，并有着同等的份量。我们有理由向小小说呼唤精品，没有理由轻看小小说这一文学体裁。然而，呼唤不如提倡、帮助和推动。

中州自古为文化沃地，近年一些有识之士，亟力振兴小小说。不单有专刊小小说刊物，更有选刊，影响广及全国，远及海外。还一次次举办小小说评奖及座谈活动，着意将小小

说由冰潭推入热潮。我从渤海之滨远望中州，那浩阔绿野似乎飘着一面小小说的旗帜。此间又编辑一卷《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》，将一批卓有成就的小小说作家庄重推出，这是更进一步地繁荣小小说的主动做法。由此使我们再不会因无知而感到小小说的天地空渺无人。这些被推出的作家还将让世人认识到他们的才气，风格，成就，以及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可尊敬的忠诚。

任何事业的兴盛，一半功劳应记在它的倡导者的身上。就像天宇上的星星依靠阳光来点亮。

1990年8月于天津

小小说里面有个大世界

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某机关做临时工。凭心说他对工作是负责的，但有一天他突然被新上任的头给解雇了。我问朋友为什么？朋友没做声，只把手指着自已脸上发亮的一块疤让我看。

我看不明白。

“头脸上也有这么一块疤。”朋友说。

我明白了。

我把这写成了小小说。

我隔壁有个邻居，女的。她怕鬼，天一黑就把门关紧不敢出去。她丈夫很有耐心，天长日久跟她讲世上没有鬼！后来她被丈夫说通了，相信世上没有鬼，只是以后她又失望起来。

真让人不明白。

去问她，她说世上还是有鬼好，人在世上活完了再去做鬼，等于还有活。

完完全全胡说八道。

我也把这写成了小小说。

然后我把写好的小小说拿出来读，一篇接一篇，于是我觉得蛮有意思蛮有味。上海不是有个大世界么，里面实在算不得很大，但进了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看的听的什么都有，让人难忘。小小说也一样，篇幅不长，但人间冷暖，世态炎凉尽可窥见一斑；冲这点说，小小说里面也有个大世界。

我的小小说写得很粗糙，于是我对那些能把小小说弄得极精致的作者十分钦佩。我认为小小说要让更多的人喜欢，让更多的人承认，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精致。要把问题说清楚可以拿钟表来打比。前些年我国生产的钟和表大都粗糙得很（指造型），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提高，消费者对此不满意了，于是钟表厂便千方百计去把钟表做精致些。这样结果就好了，那些真正精致的钟表很受人欢迎；人们愿买喜欢买。

小小说作者也应该像钟表厂厂商那样，尽力去把小小说弄得精致些。

当然别把精致仅仅看成小，有人说那钟做得实在精致，这话里面含义更多的恐怕是说那钟做得好看，漂亮。

小小说精致了就大有前途。世界很大，小小说很小；大世界在小小说里面出现了这小小说就好看就让人爱看喜欢看。

花很短的时间去了解很大的世界大家都乐意。

目 录

点亮这些星星	冯骥才(1)
小小说里面有个大世界	(4)

诱惑	(1)
剩饼	(4)
岁月	(6)
街	(8)
买柚记	(10)
驼背	(12)
意外	(14)
影子	(17)
王长生	(20)
跛子阿四	(23)
变卦	(26)
缺陷	(30)
疤	(33)
老鼠	(36)
找人	(39)

照片	(41)
脸面	(43)
送挂历	(46)
拒绝	(49)
被迫离婚	(52)
不再犹豫	(55)
真情	(58)
复原	(61)
桥	(63)
诱	(67)
无限美好	(69)
搭车	(72)
芳芳	(75)
太阳的童话	(78)
做人	(80)
半个太阳	(83)
永远美好	(85)
存在	(88)
小美	(91)
说鬼	(93)
门	(96)
大难临头	(99)
侏儒	(103)
自杀	(106)
风景	(109)
编后记	(113)

诱 惑

夕阳无精打采地在河的尽头坠落。

河边上有人踩着疲乏跟着它。他们是几个拉纤的人，肩上，都荷着一根粗绳。

一只木船被粗绳拉着晃悠悠跟了他们走。

船极大，升起的帆铺天盖地遮去河的半个身子。风这时候弱下来了，有气无力的样子；于是船慢起来，懒洋洋恋着岸边的树木不愿动弹。

岸上几个人便呼哧呼哧喘起来，脚步踩得很艰难沉重。

阳光便离得他们越来越远了。

船上开始有人急起来，于是冲岸上发一声喊：“老大，叫号子啊！”

便有号子声在河面上弥漫开来。

“前面那个到了……

嗨哟嗨哟——

到了那个酒馆……

嗨哟嗨哟——”

船一点也不被酒诱惑的样子，仍那样儿懒懒的不愿动弹。

于是号子声弱下来。

阳光不屑再等他们了，慌慌地把半个身子坠进河里。

他们全都舍不得的样子，用目光去挽留阳光，但阳光终于没被留住，他们只挽留下一片血样的晚霞。

有穿花裤衩的人从血样的霞光那儿走来。

于是号子声强大起来：

“前面那个来了……

嗨哟嗨哟——

来了那个女人

嗨哟嗨哟——

船被女人诱惑了，缓缓地动起来往女人来的那儿去。

号子声在继续：

“女人那个穿了……

嗨哟嗨哟

穿了那个花裤衩……

嗨哟嗨哟——”

船就迫不急待的样子，把速度快起来；于是他们脚步也不再踩得那样艰难沉重了。

号子声仍在继续：

“女人那个胸前……

嗨哟嗨哟——

胸前那个奶子……

嗨哟嗨哟——”

这当儿花裤衩走近了。

随着花裤衩走近号子兀地消失了。

都木起来，呆子一样。船于是扯着纤在后头胁追他们：慌忙中老大发一声喊：“下锚——”

“咣当——”水响起来，是锚跌水里了，于是大家瘫倒下

来。

花裤衩走到他们跟前了，但没人把眼帘抬起来。
花裤衩是个男人。

剩 饼

见过他妻子的人都说他妻子不错，但他不喜欢自己的妻子。

他喜欢她。

她还是女孩子，也有点喜欢他。

后来他把妻子离了和她结了婚。

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平静。

他们住的是平房，一个院子里有十几户人家；这些人家的女人都不理她，她也只好天天陪着小心。可有回她早上倒脏水，一不小心还是把水溅在同院一个女人的裤脚上，只得赶紧陪不是，但女人没放过她。

“你得意什么呀！”女人说。

这话不好理解，她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得意过。

“这样的女人还得意哩，她家男人会抛掉早先那个女人也会抛掉她。”女人不屑看她，走远了跟另一女人说。

那女人就笑起来。

她就在女人的笑声中抹着眼泪。

这时他刚好醒了，揉眼的当儿见她掉眼泪便很吃惊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丈夫把一双手捧她的脸问。

她就无限委屈地把头埋进丈夫的胸脯里。

“你……你还会喜欢别的女人吗？”她抽答着问。

“傻话，和你在一起我非常幸福，现在哪怕是仙女下世我也会不屑一顾。”丈夫说，很真诚的样子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她把头抬起来看他，样子也很真诚。

不一会他们开始早餐。她把街上买的油饼端上桌来。

他拿起咬了一口。

“好吃吗？”她问。

“好，蛮好吃，有这样好吃的油饼吃我知足了，现在哪怕把山珍海味端来我也不想吃。”他说。

她高兴了，这一高兴她忽地想起刚才买的酥饼忘了端出来。

于是就去端了出来。

“噢，还有酥饼啊。”

她点了头。

他的另一只手便去抓酥饼。

咬一口。

“好吃吗？”她又问。

他点着头。

“好吃，这酥饼太好吃了，有这样好吃的酥饼我再不想吃油饼了。”丈夫笑起来，把手上吃剩的半个油饼扔在桌上。

她的眼睛便盯在桌上的半块油饼上，眨两下，她突然觉得眼里湿湿的有些潮。

岁 月

小时候我叔叔从九江来过一次，骑单车来的。记得到的那天，我们一条小街的人都围拢来看他。我爷爷便不时地指着叔叔向大家介绍说：“这是我老二，骑车从九江来，你们晓得啵，九江离我们抚州有五百里！”

人们啧啧咋舌。

我也咋舌。

叔叔带我上街玩，牵着我。我看着他，仰着头，太阳从他头顶上照下来，明晃晃的，我于是有了一种感觉，觉得天地间只有叔叔最伟大。

这当儿有同学走近来。同学看看我，又仰头看看我叔叔，然后问：“他是谁呀？”

“我叔叔。”我说。

“以前没见过呀？”

“我叔叔从九江来，骑车来的，你晓得九江到抚州几多路？五百里哩！”

“五百里？”同学呆了一样。

过几天叔叔要走了，也是骑车去的，我在他车上坐了好久，叔叔把我放下来，我叽叽哼哼不高兴，叔叔便拍拍我，对我说：“叔叔下次再来嘛”

“骑车来?”

“骑车来。”

这以后，我便整天盼着叔叔来，盼他和上次一样骑着车来，然后又牵着我的手满街玩，让明晃晃的太阳从他头顶上落下来。

可惜叔叔再也没来过。

有一年的春天我闲着无事。我已是个大小伙了，浑身都是力气，整天手痒脚痒地老想找事做，想往外面跑。一天，我踏上车子骑到了九江。

在寻找叔叔时我很有点激动。见到叔叔后我想我一定让他牵着我在九江街上走，我仍仰着头看阳光从他头顶上照下来。

一个带路的女人呼喊叔叔的名字，于是从一间宽敞的屋里走出一个小老头来，老头盯住我问：“你找谁?”

我说了我找谁。

老头忽然欢天喜地，忙说：“我就是你叔叔。你是骑车来的?”

我点点头。

叔叔眼里便闪出光彩来，扭头对围拢来看我的左右邻居说：“我侄子了不得哩，他骑车从抚州来，你们晓得啵，抚州到九江，五百里哩!”